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

第十回 夏秋聲遭凶喪命 火漢延相會高奇

詞曰：笑煞人生一世忙，才想樓房，又想田莊。到頭空手見閻王，來也空囊，去也空囊。

人生七十古來稀，莫負春輝，且賞春輝。誰家東馬試輕肥，花事休違，酒事休違。

話說沖天賊被火爺將火彈打下屋來，滿身起泡，餘火未熄。眾人找水沒處，就將一桶尿朝衝爺沒頭沒面一澆。衝爺真真晦氣，先是一燒，後是一騷。即忙回轉房子換了衣服，取藥醫治。李雷便問原由。沖天賊說：「強盜火攻厲害。」李雷便問：「老邵呀，我進了表妹房中，正然上得搭板，被這強盜鬧出，誤了好事。嚇得我魂膽皆裂。如今怎樣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如今一不做二不休，如今搶了小姐回去吧。」李雷說：「老邵呀，言之有理。要想個計策才好。」邵青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有了，快傳四樓教習。」不一時俱已傳到，帶了兵器，就此進內去搶小姐。眾人答應。李雷叫聲：「老邵呀，太爺是固執人，進去搶小姐，他若還攔住，怎樣呢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進去，他必抓住碰頭。大老爺與他個順手牽羊，就是個...」李雷聽罷，一直進內見了夏太爺，說：「你家有了強盜，不虧我的衝哥殺退，你家內東西都搬盡了。」太爺叫一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好呀，你都照應到我女兒來了！」見李雷走到面前，罵道：「該死的狗頭！」手一起就是一拳。李雷將手一抬，說：「休要無禮！」將太爺順手牽羊，摔將下去。卻碰在天井石頭之上。可憐一個固執之人，死於非命。撞得腦漿迸裂，鮮血淋漓。早有丫環報知太太。太太聞聽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繞巫山。趕奔天井，抱屍大哭一場！

李雷帶領教頭進內來搶小姐。小姐說道：「大老爺休要動手，讓我與母親作別，即刻就上轎隨大老爺回府。」李雷說：「小姐，你乃千金之體，別了太太快快出來，莫要叫人動手。」小姐哭進房中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就此拜別。」說罷，雙膝跪下。太太叫聲：「兒呀，你爹爹命喪惡人之手，你又要往哪裡去！」小姐說：「母親，惡人行兇，把爹爹摔死。孩兒此時不去，連母親性命都難保了。孩兒去後，母親保重要緊。將爹爹用衣食棺槨盛殮，不可殺釘。寫一封書星夜送與高公子，後寫家有血海之冤，邀請賢婿一往，以了翁婿之情。」小姐說罷，走進自己房中，取出一副玉龍金釧，戴在手腕出來。母子不忍分離，抱頭大哭。「兒呀，你好狠心，就將死父活母拋下就去了！」小姐取出一雙玉龍金釧交與太太，叫聲：「母親呀，孩兒到惡人家內，也不過苟延歲月。親娘呀！等高公子到來，將此釧交與他。他若能到惡人家去與孩兒會得一面，以了夫妻之情，豈肯從順惡人！」說罷痛哭不止。外面催促上轎。小姐叫聲：「親娘，孩兒去了！」說罷心頭一硬，走將出來。眼淚汪汪，上了轎子。眾人一擁而去，抬到船上，下轎入倉，解纜開船，飛奔溧水而去。

且說太太見小姐去了，哭得如醉如癡。有老人家夏洪解勸了一番，太太才止淚，吩咐備辦後事，將太爺盛殮，沒封口。合府掛孝，又寫了一封書字，取了路費，就差夏安趕到南京高府下書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李大麻子船到溧水，上了岸，進了府門，將小姐抬至後面第七洞房，下了轎，早有伴娘迎接進前。只見結燈結綵，大擺喜筵，合家的人都道了喜，大家有酒，飲至二更各散。李雷有邵青送房，李雷進洞房，打發伴娘出去，站起身來，自己關了房門。小姐一見，大罵不絕口。李雷一聽，含笑向前說：「小姐，今日乃洞房花燭之期，為何如此恨怒？」說罷，雙手前來攬抱。只見後邊來了一人，李雷倒吃了一驚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二太太。開口叫聲：「二太太，今日怨我李雷之罪，明日一定進房陪罪。」妖怪怪叫聲：「太老爺，聽得你搶了個新人，故此來看看。」李雷道：「二太太請看。」妖怪怪來至夏氏雲娘面前，一見貌若天仙，妖怪怪吃醋拈酸，把口一張，一口氣吹到夏氏臉上，口中念念有咒，小姐登時變著妖怪模樣。妖怪怪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從此你不要進我房門了。」說罷，開了房門，到自己房中，吩咐丫環將門門好，「回來大老爺一定要進我的房，你們不要開，等我叫開再開。」丫環答應，門好房門。

再言李雷復又關門，那小姐都走到牀欄杆邊，將頭一抵，認定撞去，欲想自盡。一剎時猶如兩個人把小姐招上牀去，放下帳子。李雷回頭不現小姐，他就走上搭板，只見兩位陰魂坐在牀邊上，望著李雷歎氣。頭一位頭戴烏紗，身穿蟒衣，腰束玉帶，腳登烏靴，乃是高定國公英魂，來保護媳婦節操；第二位頭戴暖帽，身穿皂袍，絲帶繫腰，足登靴兒，是夏秋聲英魂來保護女兒名節。李雷一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跑出，開了房門，連喊都喊不出來，叫聲：「浦媽瑞兒！快來代我看守小姐！」說罷，一直跑到妖怪怪門首。只見房門緊閉，用手敲門，喊道：「二太太，快開門！我李雷該死了，真真下次不敢了。」房內只推不知，李雷外邊著急，說：「再不開，我就下跪了。」裡面才叫開門，進去安寢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燄光珠火漢延，離了魏家樓，星夜趕奔南京。進了城，問了高府住處，走至三山街上，只見兩根旗桿豎在半天，沖天照壁，八字粉牆，虎坐門樓。火爺招頭一看，門內只見一張條桌，桌上有粉板一面，文房四寶俱全。忙問：「有人麼？」只見打內裡走出一人，問道：「爺是哪裡來的？尊姓大名？」「在下姓火名漢延，是從魏家樓來的，特會你家大公子，有要緊的話說。」那家人說：「我家爺未曾起身，請爺到又街口四宜園，在蝴蝶廳上等候，用的酒飯皆是我家公子來會帳。」火爺聽說，叫門官上了牌，出了府門，到了又街口，果見四宜園。進了館內，到了蝴蝶廳，坐了許多人，聽他們說，都是等高公子的。火爺他揀了付坐頭坐下，相等高公子。

且說高公子，人稱他為銅頭太歲的高奇，不一刻打裡面走將出來。怎生打扮？只見他頭戴金絨帽，身穿大紫綢袍，足下烏靴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鼻正口方，青眉秀目。身材七尺向開，年方一十七歲，正在青春。十五歲上得了名聲，兩年半的功夫傳遍四海。高公子走出，把粉牌一看，看到火漢延這條，便問：「火爺到哪裡去了？」回道：「也在四宜園等候公子。」高奇聽罷，帶了兩名家人來至四宜園，掌櫃的站起身來滿臉陪著笑，叫了聲「公子爺」，高奇回了一聲，直奔蝴蝶廳而來。眾人看見，齊齊站起，都叫聲「公子」，公子高奇上廳：「諸位，你們前來見我高奇，有何話說？」先有一人上前，叫聲：「公子，前日父親病重，不能醫治，虧得公子相贈銀兩，醫治病痊，特來相謝。」一個上前說：「公子爺，我表弟沒有銀子娶親，求公子相助銀兩，以成他婚姻。」公子吩咐去稱十兩銀子與他。

書要剪絕為妙，且說火爺，在傍等不得，腳一起，從人頭上一墊，跳進圈子，叫聲：「公子，在下有要緊的話同公子說！要到一個僻靜處方好講。」公子便拉他到一個小小廳堂，公子說：「尊兄莫非江湖上稱燄光珠的火漢延麼？」回說：「在下便是。特來報令岳家信。」公子道：「家岳那邊怎樣？請道其詳。」火爺說：「公子，我打魏家樓而來，尋找師弟趙奎光。因緣份淺薄，未曾會見，途中缺少路費，訪得魏家樓有一首富，就是令岳翁夏秋聲。我順便到了莊上，上了內室屋上，約有二更天，忽然屋上來了個人，從屋上跳下，也不偷拿，把層層門戶之鎖扭開，開得現成。只見走進兩個人來，把令岳的房門環帶住。不一時，李雷走將進來，我就從他肩上一腳搭下，將令正房門弄開，躲在令正牀後。忽見李大麻子進了房門，說了些閒話，又見令正跪下，將公子的威名說出嚇他。李雷色膽如天，哪裡肯聽？將令正抱上搭板。是我一聲叱咤，舉了鋼刀跳將出來，惡人嚇走粗了一點。那時該趕出便殺了惡人，只因安慰令正一番，我說殺了惡人便罷，殺不得惡人，趕奔南京報與高公子。出得房門，遇見沖天賊，使的雙錘我抵擋不住，上屋取了火彈子，將沖天賊燒了滾下屋去，我得了性命，趕到此處送信。」公子高奇聽罷，叫聲：「火爺，你是我的大恩人了！」說罷跪下。火爺連忙相攙，公子陪他用了酒飯，吩咐家人取了五十兩銀子，又寫了一封薦書，說：「火爺，此銀作為路費，這是一封薦書。薦你到烏山楊天盛三爺莊上，你且在那裡住下，對楊三爺說我不日到溧水去殺李雷，與萬人除害。」火爺取了銀子，接了書信，出了酒店，星夜趕奔烏山，投至楊天盛莊上。楊三爺拆書觀看，上面是約三爺共剿惡人李雷。三爺就留火爺住下。次日寫書，差人往山東請二位大王下山，自有交待。

且說高公子，打發火爺動身，算還店帳，帶領家人取路而回。再說夏安身背小小包裹，趕到南京，進了高府，有家人將他引進

內裡，有人稟知太太。老夫人叫道：「進來。」夏安見了，雙膝跪下，放聲大哭。說：「老夫人不好了，我家太爺歸天了！」說罷，將書呈上。老夫人看了一遍，淚如雨下。叫一聲：「賢哉媳婦，老身無福，竟被李雷搶去，摔死了老親翁，真真可恨！」太太旁邊坐著一個氣古登子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哪裡來的書子？與我看看。」接過來一看，哇的一聲哭將起來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是高大人二公子，名叫高英，綽號叫青石獅子，生得力大無窮，有萬夫不擋之勇。生得模樣，頭如斗大，眼似亮星，兩道濃眉，一張獍口。太太就叫高二爺把書子收好，吩咐家人款待夏安。再說大公子來到家內，進來見了母親。只見太太淚痕未乾，叫聲：「母親因何落淚？」太太叫聲：「兒呀！你的岳父死得好慘！苦不盡言，現有書信，你岳母著夏安送來在此。」「母親，書在哪裡？」高二爺將書遞與兄長，高奇看完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岳父死得好慘，孩兒走去參奠一番，也盡翁婿之情。」太太叫聲：「兒呀！你不用去，我打發家人前去祭奠，也是一樣。」「哎呀！母親說哪裡話來！一定是要去的。封了岳父之棺，即便回來。」說罷跪下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就此告別。我去之後，母親保重，不可心焦。」起來叫聲：「兄弟這裡來。」高英走下來，說：「哥哥，叫我做什麼？」高奇攜了兄弟出來，朝下一跪，目中落淚：「兄弟呀！我今日與你永別了。我去之後，望你照看母親，早晚侍奉。我去祭奠過岳丈，趕上溧水去殺惡人，恐其丟了性命。若有長短，兄弟呀！一定要替為兄報仇！」二公子放聲大哭。

大公子走到自己房中，帶了二百兩銀子，取了他的一對金絲畫皮八瓣紫金瓜，又取了一對流星錘，鎖了房門，來到廳上，把家內人等傳齊。公子下了一禮，說：「我今拜你們，非為別事，皆因我此去，存己未保。你二爺性情癡呆，你們要看我面上，不可欺負他。我高奇死也瞑目。」吩咐一番，走將出來，叫聲：「夏安，與我一同前去。」夏安背了包裹，跟隨公子出了府門，奔大路而行。一路無詞。

那日到了魏家樓，有早飯時分，來至夏府門首。有家人看見，報知太太。太太叫人請進來，進門換了服色，穿了白布單袍，腰繫白帶，進來叫聲：「岳母，苦壞你了！」說罷拜見太太。太太叫聲：「親兒呀！你岳父被李雷摔死，又將你妻子搶去，這事怎好？」高公子說：「岳母放心，我有道理。」忙叫莊漢快備三牲祭禮。家人說「此刻辦不及了」，公子只得走到靈前下拜，叫聲：「岳父呀！你的陰靈不遠，保佑高奇到了溧水，把李雷殺了，與岳父報仇雪恨。」拜罷起身，叫人將桌子抬開，掛起孝幔，取了踏凳站上，抬開板蓋。只見太爺緊閉雙眼，面貌如初。看罷，即刻蓋好，吩咐封口殺釘，放下孝幔。拜別太太，說：「岳母在家好生辦理善事，我到溧水去殺李雷。孩兒就此拜別。」太太說：「且慢，我有話說。」不知有何話說，且聽下文分解。